

事件簿

少女侦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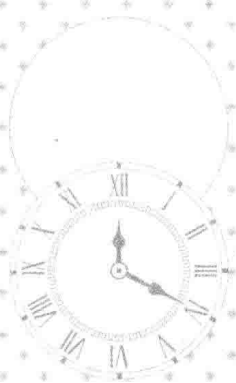
I

文匯出版社

何慕——著

真相，远未浮出水面。杀机，已经迫在眉睫。

事件簿



少女偵探

I

何慕——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女侦探事件簿 / 何慕著. -- 上海 : 文汇出版社,
2019.7

ISBN 978-7-5496-2867-4

I. ①少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91106 号

少女侦探事件簿

著 者 / 何 慕

责任编辑 / 徐曙蕾

封面装帧 / 人马设计

策划监制 / 牧神文化

特约编辑 / 王辉城 林盛威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印刷装订 /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240 千字

印 张 / 14

ISBN 978-7-5496-2867-4

定 价 / 69.80 元 (全二册)

少女侦探事件簿

☐ 1

☐ 30

☐ 61

☐ 98

☐ 145

☐ 175

- 一..... Lonely dancer
- 二..... 逆刃
- 三..... 松之霜
- 四..... 塞壬之歌
- 五..... 黄泉歧路
- 六..... 云上之歌



Lonely dancer

窗外的雪下得正紧。

鹅毛般的雪花，打着转从漆黑的天空飘然坠落，将大地铺成一片苍白。昏暗的路灯光亮从窗外斜映进狭长的走廊，笼罩上一股压抑的感觉。陈然停住脚步，呼出的热气弥漫在冰冷黑暗中，化作黯淡的白雾逐渐散去。他看着走廊的尽头，凄婉的曲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。

陈然叹了口气，拉了下前面女生的衣角，问道：“你听到了吧，还要往前走吗？”

女生回过头，秀丽的眉毛一挑，伸出手在陈然头上敲了个爆栗。

陈然习惯性地摸着脑袋，苦笑着看着女生。

女生鄙夷道：“不往前走往哪里走？再往前走几步，马上就能抓到鬼了！”

笑靥如花、活泼阳光的林萌在很多大学男生眼里，都是犹如女神一般的存在。但陈然却时时刻刻都在用十八年的人生经验告诫自

己，这位女神绝对不像她表现出来的那么可爱。

陈然又叹了口气：“我说，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鬼呢，都是些以讹传讹的校园传说而已，你不要像个小孩子一样幼稚好吧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林萌叉腰道，“我们才是大一，做点幼稚的事情又怎么啦？大不了我把这次抓鬼的功劳让给你，让你风光一把，到时候说不定会有不少女生崇拜你的。”

“我才不稀罕什么女生崇拜……”陈然辩解道，却发现林萌根本没有在听。

同为明诚大学的新生，仅仅入学几个月的时间，林萌和陈然已经成为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。明诚大学建校百年有余，是所很有历史的学校，而老学校里自然有一些流传已久的校园传说。林萌和陈然入校以后，接连揭开了不能攀爬的银杏树、鬼火闪现的化学实验室、晚上有说话声的女生洗手间等六个校园传说的真相。如果再能搞定这个闹鬼的舞蹈房，那明诚大学的校园“七不思议”传说就要全部瓦解了。

林萌自然很满意这个结果，她有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。那些在学生们之间流传的校园传说，在她看来只不过是些幼稚可笑的奇谈故事而已。揭穿这些披着灵异外衣的鬼故事，将真相告诉所有被蒙蔽的人，让她有种莫名的成就感，虽然别人总是不以为然。

陈然不止一次听说，他们已经成为明诚大学师生们口中的怪咖。毕竟，在正常人眼里，热衷于这些事的人不算怎么正常。他劝过林萌，但青梅竹马的对方要么嬉皮笑脸地搪塞过去，要么就义正词严地骂他胆小。在这样的拉拉扯扯之下，明诚大学总算只剩下了“舞蹈房的跳舞女鬼”这一个校园传说。眼看解谜之旅结束在即，陈然

也就懒得再费口舌，今晚之后林萌大概就会偃旗息鼓了。

舞蹈房的跳舞女鬼，这个据称是明诚大学第一灵异事件的校园传说，其实也毫无新意。据说在去年，一个半夜来舞蹈房练芭蕾的女生由于意外，死在了里面。后来有位巡夜的保安在半夜的时候，又看到一个女生在舞蹈房里跳芭蕾。他想起曾经发生的意外，想劝跳舞女生注意安全，但当他推开门的时候，却发现里面那个女生离奇消失了。

陈然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，窗外的雪花依然在簌簌落下。他咬了咬牙，按捺住心中的忐忑，追上了前面大摇大摆的林萌。黑暗的走廊很快就到了尽头，刚转过弯，惨淡的灯光就从舞蹈房里迎面打来。陈然收住脚步，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光亮而恐惧。不远处，林萌正弯着腰，躲在舞蹈房的玻璃门旁往里偷窥。他站在那里，不知所措地彷徨了一会儿，终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踮起脚尖一点点挪了过去。

舞蹈房里的射灯洒下昏黄的光芒，给整个房间平添了一种朦胧的感觉。宽大冰冷的落地镜，光滑平坦的柚木地板，一切看起来似乎与白天没有什么不同。陈然屏住呼吸，轻轻地往林萌身旁挪了下，踮起脚尖，视线越过了林萌的肩膀。一步迈出，他的牙齿就不由自主咯咯响了起来，一股刺骨的寒意顺着脊梁迅速侵蚀全身。

柚木地板上，一个披散着黑色长发的少女正背对着玻璃门翩翩起舞。

浑身无力，脑袋还有点晕。陈然睁开眼，看到的是白色的天花板，还有坐在床边啃苹果的林萌。

白色的床单，刺鼻的消毒水味道，不用说，又是学校的医务室。

“我怎么了？”他吃力地问道。

林萌咬了口手中的苹果，嬉笑道：“看美女晕倒了，你这辈子还能再有点出息不？”

“美女……”模模糊糊的记忆浮了上来，“啊！女鬼！”

“鬼你个头啊！”林萌在他脑袋上又敲了一记，“是个在舞蹈房里练芭蕾舞的学姐，叫苏琅，大三的。你当人家是鬼，两眼一瞪干嚎一声就晕过去了，结果把学姐给吓得不轻，害我跟学姐解释半天。唉，瞧你这胆子，让我都不知道脸往哪里搁，真心想跟学姐说不认识你。”

“原来是学姐啊……”陈然的脸色微微发红，“那么晚了，她还在舞蹈房？就不怕那个传说啊？”

“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么胆小？”林萌又咬了口苹果，“她大三了，学校年底有个全国舞蹈比赛的名额，竞争蛮激烈的。”

“所以她才在晚上去舞蹈房练舞？”陈然松了口气，原来是虚惊一场。他坐起来，环顾四周。

“找你的女神呢？卓老师刚出去，还给你留了个苹果来着。不过我看你一直没醒，就替你吃了几口。”林萌坏笑着扬起手中的半个苹果，“剩下的你要吃不？”

陈然无奈地摇头。

门被推开了，卓雪走了进来。一袭裁剪合体的白色风衣，柔顺的长黑发，红色窄框树脂眼镜，精致的脸庞，看起来很有清秀脱俗的感觉。

“卓老师好。”林萌把半个苹果塞到陈然手里，懒懒地打了个

招呼。

卓雪笑着点点头，冲陈然暖暖地问道：“好些了吗？”

陈然结结巴巴地道：“好……好多了，卓老师。”

“给你输了点营养液和生理盐水，看起来没什么大碍了。从昨晚睡到今天中午，看起来精神好多了。”卓雪抽出夹在陈然腋窝处的温度计，“嗯，也没有发烧，下午就可以去上课了。”

陈然一脸傻笑。

“陈然，你怎么会在半夜去舞蹈房？”卓雪微笑道，“又怎么会晕倒在舞蹈房外呢？”

“被女鬼吓的呗。”林萌瞥了眼陈然。

“女鬼？你们还在破解那些什么不可思议？”卓雪摇了摇头。

林萌扮了个鬼脸，拽起犹如木偶一般的陈然：“走啦，走啦。卓老师，你忙吧，我们去吃午饭。”

走出医务室，林萌看着陈然坏笑道：“怎么，一看到你的女神就失魂落魄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哪有啊，感觉她特别亲切来着。”陈然涨红了脸。

“得了，得了。很多青春期的男生都对成熟女性有性幻想，这是心理学上的定论，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”林萌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。

“我没有！”陈然再度否认。

林萌用胳膊肘捣了陈然一下，道：“昨晚的女鬼。”

陈然抬头，看到一位脸色苍白的学姐匆匆走来。

林萌高声道：“苏琅学姐，苏琅学姐。这里，这里。”

学姐停住脚步，看了他们一眼，快步走了过来。

“苏琅学姐好。”陈然的脸又开始发红。

苏琅一脸歉意道：“对不起，昨晚吓到你了。”

“是他胆子太小。”林萌抢先答道，“学姐你下次练芭蕾的时候，我能不能在一旁看下？我也想学学跳芭蕾呢。”

“现在学？可能来不及了。”苏琅道，“想学舞蹈得从小练起。萌萌你现在是大学生了，韧带拉不开，身体僵硬，可能不太容易。”

“是吗……”林萌一脸失望。

“啊，也不是这样的。”苏琅急忙道，“虽然做不了专业的舞蹈演员，但练舞蹈对人的气质和身体都有好处的。”

“我也没想过要当专业的舞蹈演员。”林萌嘻嘻笑道，“苏琅学姐，比赛的日子快到了吧，那个参赛名额竞争得很激烈吗？”

“嗯……是有些激烈。”苏琅欲言又止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那间舞蹈房不是说闹鬼吗？如果不是竞争激烈，我觉得就算你不信有鬼，也不会无聊到半夜去那里练舞。”林萌很笃定的样子。

“还有人无聊到半夜去那里抓鬼呢……”陈然小声嘟囔。

林萌狠狠踩了他一脚，道：“竞争对手很多吗？都是些什么人啊？”

“多倒是不多……”苏琅犹豫了一下，“只是有一个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她……算了，还是不说了。”

林萌歪着头，都说女人间的友谊是一种既牢固又脆弱的奇妙存在，看来着实不假。

“萌萌……我听说你们弄清楚了不少校园传说。”苏琅轻声问道。

“六个！”林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

“那……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？”苏琅脸色苍白。

“当然是没有！”林萌道，“就算有，没做过亏心事，也不用害怕嘛。除非胆子小得跟陈然一样。”

陈然不高兴地嘟囔一声，却看到苏琅的脸色变得更为苍白。

“是啊，这世上怎么会有鬼呢。”苏琅强笑道，“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”

“那下次见面，教我跳舞啊。”林萌笑吟吟道。

苏琅点点头，转身离去。

苏琅纤细的背影越来越远，逐渐消失在视线中。林萌揉了揉鼻子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下次再见学姐，说什么也得先学个舞再说。今年年底联欢会上，可不能让别人把风头压下去了。”

陈然叹了口气：“学什么舞？我看你不论学什么，都跟跳大神一样。”

林萌转过身，眼一瞪道：“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！”

让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再次与苏琅相见，是在一个阴冷的早晨。在那间闹鬼的舞蹈房里，她已变成了一具焦黑的尸体。

“你……神经病吧。”陈然目瞪口呆地看着林萌，完全不能理解她的意图。

“你没有兴趣？”林萌好像很意外。

“鬼才会有兴趣嘞！查案是警方的事情吧，我们去添什么乱。再说，警方也没把案子定性为谋杀对不对？我听卓老师说，警方觉得可能是舞蹈房的线路老化引起的火灾。”

“卓老师，嘁，做作的女人最讨厌了。”林萌撇嘴道。

“那是气质。”陈然很认真地反驳说。

林萌摆出一副懒得争辩的表情，道：“我问你，对于苏琅学姐的死，你都知道什么？凭什么说她的死会是意外？”

陈然挠了挠头，说不出个所以然。

林萌道：“舞蹈房是昨晚十一点多烧起来的，巡夜的保安发现了火情，第一时间打电话叫来了消防队救火。火被扑灭的时候，才刚刚烧到走廊拐角那里，这说明火势并不大。既然火势不大，苏琅学姐为什么没有从舞蹈房里逃出来？舞蹈房就那么大而已，她就算再专心练舞，火烧起来的时候也会发现的。”

“有可能是苏琅练舞练累了，在舞蹈房里睡着了，没有发现起火。”陈然道，“其实火灾中被明火直接烧死的人并不多，大部分都是因烟雾窒息昏迷后才被烧死的。”

“哟，反应不慢嘛，”林萌道，“那我们去现场看看。”

“现场？喂，喂，我还要温书呢。”

“周六还温书？”林萌不由分说地抓起了陈然的胳膊。

舞蹈房门口扯起了警戒线，但却没人看守。

房间已经完全变了样，被火熏黑的落地镜上满是裂痕，像是随时都要崩碎一样。墙上的海报要么变成了灰烬，要么残缺不全地蜷曲着，显示着曾经遭受过火舌的舔舐。地上堆满了各种辨认不出来原本样子的杂物，柚木地板被烧得坑坑洼洼，成了黄黑相间的颜色，犹如皮癣一般难看。

林萌走到房间中央，那里有人形的白色现场痕迹固定线。她蹲下身，仔细地拨拉着地板上的杂物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摇摇头道：“不对。苏琅学姐尸体的位置在房间最中央，周围也没有挣扎的痕迹，

如果说苏琅学姐是在睡着的时候，被短路电线引起的电火花烧死的话，未免有些太牵强了。”

“怎么牵强？”陈然站在门口发问。

“虽然天花板被烧得一塌糊涂，看不出原貌，但按常识来说，电线这种东西一般都布置在墙边，墙边的电火花怎么会点燃躺在房间中央的苏琅学姐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而且我问过消防队的人，苏琅学姐的尸体是舞蹈房内燃烧最严重的物体，就算苏琅学姐是在睡梦中被烟雾窒息后烧死的，她的尸体也不可能被烧成那个样子。唯一的解释是苏琅学姐的尸体很可能就是起火源。”

“起火源？我有个疑问，既然苏琅的尸体都快被烧成炭了，还怎么分辨出是她？DNA鉴定吗？”

“不，是齿模对比。咱们学校学生入校时，不都有个例行体检嘛。当时还觉得学校体检检查牙齿很搞笑，想不到这里用上了。相比手续繁琐过程缓慢的DNA鉴定，齿模对比既经济又快速。”林萌道。

“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陈然在门口问道。

“只要亮出我表哥的身份，那些警察都抢着跟我说。”林萌坏笑道。

“狐假虎威，”陈然低声嘟囔一声，“那既然苏琅是被杀的，凶手……是不是她那个竞争对手？她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叫伊钥，不过据说已经失踪了……”

“喂！你们两个！”一个身着制服的中年警察出现在陈然身后。

“糟了！”陈然转身抱住警察，冲林萌叫道，“我来拖住他！萌萌你快逃啊！”

“逃……”林萌的眼角跳动了一下，这个蠢货。

警察两手一拢，把陈然给拎了起来。随即，后面又出现了几个警察，神色严峻地看着房内的林萌。一个警察更是快步走了过来，右手还放在腰间的枪套上，看来把林萌当成了危险人物。林萌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在案子有谋杀疑点的情况下，现场没有警察看守，还放出口风说是意外。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，凶手有很大的可能会重返凶案现场。原来是个圈套，她轻轻拍了下自己的额头，这下丢人了。

“等一下！”清脆温婉的女声响了起来，卓雪挤开众人，走进了房间。

“卓老师？”那个中年警察皱起眉头，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张警官，他们是我的学生。”卓雪道。

“学生怎么了？”名叫张翔的警察点燃一根烟，狠狠抽了一口，“都大学生吧，这年头初中生都敢碎尸杀人了，你的学生就没可能是凶手吗？卓老师，虽然你给我们提供了齿模照片，但公事还得公办。”

卓雪愣了一下，说不出话来。

张翔瞥了下林萌和陈然，道：“全部带走。”

“大叔，大叔，我跟你说道悄悄话。”林萌笑咪咪地抓住张翔的胳膊，踮起脚尖在他耳旁低声说着什么。

“什么？你……是他……表妹？”张翔皱起眉头，迟疑了一会儿，向警察们喊道，“收队，收队！”

卓雪看着鱼贯而出的警察，疑惑地向陈然问道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陈然道：“还不是她表哥徐川。虽然是个私家侦探，但挂着国宝级心理学家王进关门弟子的名头，午夜拔头人、碎尸重生那些大案都是她表哥协助警方侦破的，好像很受警方高层的赏识。”

卓雪没表情地点了下头。

“丫头，让你表哥来这边帮下忙。”张翔咬着烟蒂道。

“他整天忙着跟踪、偷窥、拍照、捉奸，哪有功夫管这些小命案啊。”林萌嘻嘻笑道。

“喂，人命案比抓小三要重要多了。”

“抓次小三少说几千，多了上万。跟你们警方办案，报酬给不给全看你们心情，要不是你们有徐佳，他才不愿意查什么案子呢。”林萌添油加醋地说。

张翔只好又点起了一根烟。

“不过，幸好还有我这个助警为乐的美少女，所以，”她把张翔的胳膊拍得啪啪作响，“大叔，你放心吧，这个案子就交给我了，给我说下案情吧。”

“你？”张翔讥笑道，“你身份证还没办吧？”

“安啦，能力强弱是由阅历和智商决定的，跟年龄无关。”林萌继续纠缠道。

张翔叹了口气，这案子线索确实不怎么多，既然这小丫头片子是那个人的表妹……死马当活马医吧。

这案子，确实也够离奇的。

舞蹈房的起火时间是周五晚上的零点二十分，在此之后，除了

消防队员外，并没有其他人进入火场。依照苏琅尸体的燃烧程度可以推断出，从起火的那一刻，苏琅就应该在火场，而且很可能苏琅就是起火源。鉴证科提取尸体上的皮肤样本进行了化验，发现了未完全燃烧的汽油遗留物。很可能是凶手进入舞蹈房里，把苏琅打晕，然后把汽油浇在了苏琅身上点燃。可问题是，在周五晚上的二十三点五十五分，苏琅被目击到从离学校二十多公里外的一家酒吧离开。二十多公里的市区路程，就算使用汽车这种交通工具，也至少得需要二十分钟的时间。二十三点五十五分到零点二十分，有二十五分钟的时间，按理说时间上没有问题。但当晚二十三点五十分的时候，从酒吧到学校的那条主干道上出了车祸，交警将道路封闭了将近一个小时，过往车辆均要绕行。而最近的绕行路线，却至少需要三十五分钟的时间！换句话说，苏琅的尸体怎么可能提前了十分钟，离奇地出现在舞蹈房呢？

在警方的初步调查中，社会青年陈霄、男朋友叶志勋和闺蜜伊钥被列入了嫌疑人名单。社会青年陈霄，平常在一家小酒吧里打工，认识苏琅有好几年了，其间跟苏琅告白过一次，但是被拒绝了。按陈霄的说法，从那以后两人虽然见面有些尴尬，但还算是过得去的朋友，并没有什么矛盾。叶志勋是同校的大三学生，其实说是男朋友，也就是一起吃饭逛街而已，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。在警方找他谈话的过程中，他一直不停地哆嗦，一点杀人凶手的气势都没有。至于闺蜜伊钥，虽然两人原本是好朋友，但似乎最近因为保送北京舞蹈学院的名额闹得不是很愉快，不止一次有学生看到过她们吵架。抛开苏琅尸体之谜不说，伊钥在这件案子里嫌疑最重。但是警方在找寻伊钥的时候，却发现从周五上午开始就没有人再见到